



荷文化与中国园林

王其超

李尚志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本著作由以下单位资助出版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贵港市荷花科技博览园

荷文化与中国园林

王其超

李尚志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序一

中国荷文化灿烂而悠久，博大且精深，无愧为百花园中的瑰宝，中华文库的奇葩。随着我国荷花事业的迅速发展，荷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荷花品种图志》中陈述了“荷花种源及其分布”和“栽培史略与古代品种”；后来，又在《中国荷花品种图志·续志》里撰写了“中国荷花发展历程”和“灿烂的荷文化”两章，这些初探，为全国荷界后来者进一步探讨荷文化，或许起了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目前，全国各地掀起了文化建设高潮，好友尚志同志与时俱进，将他近期完成的《荷文化与中国园林》书稿，悄然送到了我的案头。

荷花，是一道说不完，写不尽的文化主题。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为之留下无数名篇佳作。这些灿烂悠久的荷文化，在一年一度的全国荷花展览会，以及各地举办的荷花文化节中，则呈现出创意新颖且丰富多彩的氛围。每临夏日，赏荷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流连在莲湖畔，或往返于荷池间。那赏荷人中，有的观荷之艳丽，举机摄下其摇曳多姿的芳影；有的品荷之淡雅，挥毫绘就其超凡脱俗的清秀；但，更多的是赞荷之高洁，用心感受其洁身自爱的美德。这就是荷花独善的文化内涵，也是荷花感人的魅力所在。

记得2008年3月，作者挂电话给我，讲述将他所收集的荷文化史料，及近十多年来撰写的论文，打算整理成册出版，我当即表示祝贺，也谈了一些建议。今天，我有幸作为首位读者，拜读《荷文化与中国园林》书稿，作者主要偏重于历代荷文化在园林方面的应用。其实，书稿大部分篇幅都在一年一度的“国际荷花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过，同时也被收录在《灿烂的荷文化》、《莲之韵》、《舒红集》、《薰风集》等论文集中。从书稿的内容看，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论及荷文化与古代园林，如采莲文化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荷文化在六朝园林中应

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荷文化在历代皇家园林中应用与传承等；中篇则陈述了荷文化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如荷花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园林中荷花景题的文化内涵及审美特征等；以及在下篇荷文化杂论中，对《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籍中的荷意象等，均作了不少探究、梳理和总结，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荷文化在园林中的应用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十多年来，各地期刊学报发表了诸多荷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且有一些荷文化专著相继出版。读了这些荷文化论文和专著，深知荷文化内涵丰富，深奥精微，在我国花卉文化宝库中应独占鳌头。历史上，荷文化在园林中的应用很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南朝陈代的兵部尚书孙瑒，他在船上造园筑池植荷，可见六朝时期的江南，几乎到了无园不植荷的地步；还有“康乾盛世”，由于康熙和乾隆爷孙俩对江南园林的热爱，使得荷文化在皇家园林中不断地传承和创新，且推向空前的高潮。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引自《诗经·大雅·荡》），尚志同志能坚持数年完成书稿，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可嘉。对于荷文化这道主题，我真诚期望中国荷界有更多的后来者，续写精彩篇章。故聊上数语，是为序。

王其超

二〇一二年十月 于武汉

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名誉会长、教授

序 二

荷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在园林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荷花作为湿地生态的重要载体，其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今日园林，几乎有园必有水，有水必植荷，故荷文化在园林中的应用，更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近十多年来，荷花湿地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发展非常迅速。每年仲夏，荷花湿地旅游或荷花文化节，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开展，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如深圳、东莞、番禺、中山、肇庆、澳门及广西贵港等地，荷花湿地旅游则成了这一地区重要的文化活动，且满足和丰富了这一方百姓的文化休闲生活。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美丽中国”新的发展观点。其实，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所从事的生态环境行业，正是这一新观点的践行者；而作者的《荷文化与中国园林》一书，也正反映了“美丽中国”的某一侧影。

通读作者的书稿，深知我国荷花历史积淀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国采莲文化的形成，通过考古史料分析，至少可上溯至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后来，江南民间的这种采莲活动，逐渐演变为汉官可歌可舞的采莲艺术。即便朝代更迭，而采莲舞却不断地传承和创新；直至今日，采莲舞由古代宫廷流传到民间，每逢新春佳节，江南各地仍以采莲舞或采莲船之习俗，喜庆五谷丰登，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物康阜的美好愿望。“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及“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数千年来，《诗经》和《楚辞》的荷花原始意象，给了后世文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在儒道释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扩充、延伸和发展，使之获得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拓展了园林的审美空间。荷文化在我国园林应用的历程中，六朝园林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虽六朝远逝，这一时期的园林遗址亦荡然无存，但从史料中仍能寻找其蛛丝马迹。在六朝约200年期间，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的格局

基本形成，而荷文化在这三类园林中的应用有了较好发展，则呈现了荷柳搭配、荷竹组合等造园风格。在唐诗宋词中，如“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些咏荷写景的名句华章，更是屡见不鲜了。探讨我国历代皇家园林，荷花几乎是不可缺的布景素材。到了“康乾盛世”，荷文化在皇家园林中应用则推向新的高潮，如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以荷或相关的景名就有“曲水荷香”、“香远益清”、“冷香亭”、“观莲所”；“曲院风荷”、“濂溪乐处”等，可见这些景名与康乾爷孙俩的文化修养和兴趣爱好是分不开的。总之，荷文化与中国园林中应用这道主题，其内容广博丰富，深奥精微；故作者进行收集探究，整理成册，其意义深远也。

从古至今，为什么人们如此喜爱荷花？是因为她艳丽端庄，清香淡雅，出泥不染，洁身自爱；且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虚张声势，则光明磊落，朴实无华，这就是荷魂。我们赏荷，要提倡雅俗共赏的审美观。雅俗之间不是以文化水平作分界，而应以思想的纯洁为分野。古人曰：“清香而色不艳者为雅。”也就是说，一是清香，二是色淡。追求花之雅，先要善于欣赏花之美，赏花并不是去观花，而是完整地看它的全部环境。通过赏荷求雅，以提高思想境界，净化心灵，这人人可以做到，关键在于加强自我修养。作者为我公司的技术顾问，在《荷文化与中国园林》出版之际，特邀我写上几句，盛情难却，作为序。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于深圳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铁汉生态环境研究院院长、教授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著名园林企业家

前言

我与荷的情感甚深。

首先，参加工作后师从著名荷花专家王其超和张行言教授种荷、赏荷、写荷，且受益匪浅；其次，濂溪翁的《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之绝句，尤其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直指我之个性；再其三，我从小就在“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长大，更难忘的是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洪湖岸边的莲藕，陪我度过了漫长的饥荒岁月。这，就是我为什么爱荷写荷的理由。

1. 著书的初衷

从事荷花的研究，免不了会涉及荷文化。诚然，热衷于荷文化的探讨，这针对全国同行而言，都有同样的感受。目前，国内最早研究荷文化者，应首推中国荷花界泰斗王其超和张行言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他俩出版的《荷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盆荷拾趣》（武汉出版社，1985）和《中国荷花品种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中，对“荷花栽培历史，荷花与文学艺术，荷花与绘画、摄影及邮票，荷花与音乐、舞蹈，荷花与装饰、工艺，荷花与佛教，荷花与市花、区花，荷花与神话故事、民俗，荷花与爱情、友谊”等进行了探究，涉及面广，且具深度。故笔者曾在《读〈中国荷花品种图志〉有感》（《中国园林》2008年第5期）一文中提及：《荷志》作者“倡导和研究荷文化，使之向纵深发展”。因而，激起我对荷文化浓厚的兴趣，也就源于此。

20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荷花的栽培与应用为多；因而，也感受到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的深远意义。一年一度的全国荷花展览会，同时主办方也要举办一次“国际荷花学术研讨会”，与来自美国、泰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汇聚一起，交流和磋商荷花技艺，提高水平，达到共识。诚然，多年来笔者不失所邀，年年提交论文，听取与会者的意见，亦受益良多。日积月累，时间一长，将自己曾发表或交流过的荷文化拙文，再进行重新调整、梳理和补充；于是，就有了撰写《荷文化与中国园林》一书的念头。同时，将写作的思路和方法，请教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名誉会长王其超教授和中国荷花研究中心张行言教授，并得到王、张二老的教诲和指点。

2. 古代园林中荷文化应用状况

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最先是皇家园林。上林苑原为秦国之旧苑，秦始皇在位时扩大充实后，成为当时最大的皇家园林；到汉代，上林苑南至终南山北坡，北界渭河，东达宜春苑，西抵周至，已建成具有三十六处“园中之园”的大型皇家园林。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述：“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苑内宫、殿、台、馆散布，大小湖泊纵横交错，荷菱遍植，鹭鸟成群。对当时的上林苑作了客观的描述。西园是东汉时期位于洛阳城的一座皇家园林，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六》述：“渠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则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园内种植的荷花为南方所献。唐史学家姚思廉撰写的《梁书·武帝本纪》载：“天监十年元月乙酉，嘉莲一茎三花乐游苑”。公元511年在梁武帝的皇家庭园里就出现了品字莲。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是研究唐时两京宫殿遗址、街坊布局、坊市制度、园林景观、风土人物及水陆交通等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云：隋唐时期，兴庆宫龙池植有荷花、菱角、芡实、藻类等水生植物。唐玄宗与杨贵妃乘画船行游池上，呈现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唐武平一《兴庆池侍宴应制》吟：“皎洁灵潭图日月，参差画舸结楼台。波摇岸影随桡转，风送荷香逐酒来。”记载了当年兴庆宫龙池的荷景。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了用于园道的莲纹方砖，亭榭的荷花瓦当，石狮子莲花座望柱，以及在太液池湖底淤泥层，发现大量的荷叶、莲梗和莲蓬。这些出土遗物，足以证实荷文化在唐代皇家园林中曾有过的辉煌。降至宋、元、明、清各代，荷文化在皇家园林中的应用都有所扩建和发展。据史籍记录，特别是“康乾盛世”的百余年期间，由于康熙和乾隆爷孙多次南巡，对江南园林偏爱，大力推崇荷花造景，把荷文化在皇家园林中应用、传承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自六朝以来，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也逐渐转移到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

自《诗经》问世，历代出现许多诗词赋文或相关著作，[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宋]朱熹《云谷记》，[宋]吴自牧《西湖》，[明]刘侗等《帝京景物略》，[明]邹迪光《愚公谷乘》，[明]张凤翼《徐氏园亭图记》，[明]宋仪望《南园书屋记》，[明]屠隆《藪

山文园记》，[明]王世贞《古今名园墅编序》，[明]吴廷翰《小百万湖记》，[明]计成《园冶》，[明]文震亨《长物志》，[明]袁宏道《瓶史》，[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清]沈源、唐岱《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清]董诰等《西巡盛典·莲花池记》，[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筱园》，[清]汪承镛《文园绿净两园图记》，[清]方象瑛《重葺休园记》，[清]钱泳《履园丛话·澹园》，[清]孙国光《游勺园记》，[清]李渔《闲情偶记》，[清]杨钟宝《瓊荷谱》等相继问世。上述名赋或园记或专著，从某一侧面均记述了荷花的栽培、及景观应用，有些方法和理论至今仍在沿用。如明代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于岸侧植藕花，削竹为栏，勿令蔓衍。忌荷叶满池，不见水色”，这就是现代园林水景中强调的留白。

3. 荷文化与园林应用的研究现状

花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热点，研讨花文化的文章数以千计，其中有关荷文化论文也不计其数；但涉及到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则甚少。从所收集的研究资料表明，荷文化与园林应用涉及到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文人园林和宗教园林等诸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其超和张行言《荷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盆荷拾趣》（武汉出版社，1988）、《中国荷花品种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中国荷花品种图志·续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中国荷花新品种图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吴功正《六朝园林》（南京出版社，1992），李尚志《水生植物造景艺术》（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水生植物与水体造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说荷》（中国科教出版社，2009）、《现代水生花卉》（广东科技出版社，2006），俞香顺《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5），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重庆出版社，2007），李志炎等《中国荷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王其超主编《灿烂的荷文化·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莲之韵·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舒红集·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薰风集·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

社，2009）、深圳市洪湖公园管理处（李尚志主笔）《荷花》（中国科教出版社，2009）等，这些著作专门或部分论及到了荷文化与园林应用。

而陈从周主编《中国园林鉴赏辞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9），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2005），苏雪林《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马银琴《两周史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朱志良《曲院风荷·修订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等，上述著作虽没有专门论及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但为之提供了不少事例和理论依据。

4. 写作思路和方法

中国荷文化的历史悠久灿烂，内容丰富多彩，它涉及到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工艺美术、宗教习俗、园林建筑、食饮保健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写作？其思路茫然。但考虑本人多在从事荷花的应用，深知荷花在园林中应用的重要性。于是，从园林应用入手，广泛收集荷文化的古今史料，仔细研读（好在时逢文化盛事，专家学者将《诗经》、《楚辞》、《史记》、《汉书》、《山海经》、《尚书》、《论语》、《法华经》等近百部各类古籍注译出版，为笔者提供了方便）。按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分“荷文化与古代园林”和“荷文化在现代园林中应用”为二篇，再将与之相关的荷文化文章汇成“荷文化杂论”，全书为上、中、下三篇；且篇章之间单独成文。因而，几乎全部以论文形式在历届“国际荷花学术研讨会”、“国际睡莲水景园艺协会（IWGS）2011年度学术研讨会”、“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皇家园林与城市发展论坛”上交流，或发表于《中国园林》、《广东农业科学》、《广东园林》、《科学月刊》等学术期刊，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册，故引言在前。

作者

2013年3月于深圳不染书斋

目 录

◆ 序一/王其超

◆ 序二/刘 水

◆ 前言/李尚志

上 篇 荷文化与古代园林

🌿 新石器时代荷花的应用 / 2

🌿 殷商时期荷花在园林中应用的可能性 / 6

🌿 中国最早人工筑造的荷花池 / 13

🌿 《诗经》和《楚辞》中荷花意象及园林水景 / 22

🌿 我国采莲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发展 / 27

🌿 “荷柳程式”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及文化涵义 / 43

🌿 荷文化在六朝园林中的应用及对后世的影响 / 54

🌿 荷文化在历代皇家园林中的应用、传承与发展 / 64

🌿 论白居易的爱莲思想及白园莲景 / 71

🌿 荷花插花历史与发展 / 79

🌿 荷文化在“康乾盛世”得到应用、发展和创新 / 90

🌿 莲与佛的渊源及荷文化在寺庙园林中的应用 / 97

中 篇 荷文化在现代园林中应用

🌸 我国荷花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 108

🌸 近现代以荷花为市花的城市文化历史背景 / 115

🌸 园林中荷花景题的文化内涵及审美特征 / 126

🌸 荷文化与现代园林地产广告 / 133

- 🌸 贵港荷城 西江明珠 / 137
- 🌸 园因荷美 荷以园艳 / 144
- 🌸 荷花名镇 节庆创新 / 152
- 🌸 莲景禅韵 一方圣境 / 159
- 🌸 荷花世界 园林典范 / 166
- 🌸 伟人故里 名荷竞妍 / 173
- 🌸 园林建筑中的荷饰与雕塑景观 / 179

下篇 荷文化杂论

- 🌸 荷花展览会（或荷花节）与荷花生日 / 190
- 🌸 《红楼梦》莲意象与大观园莲景解读 / 196
- 🌸 从《寒月芙蓉》评蒲松龄的超前意识 / 207
- 🌸 荷花的文学形象 / 213
- 🌸 莲与古代生殖崇拜 / 219
- 🌸 莲与道教之渊源 / 225
- 🌸 赏荷与音乐 / 233
- 🌸 《爱莲说》与禅宗思想 / 236
- 🌸 划时代巨著 谱世纪新章 / 240
- 🌸 “孙文莲”莲实探究 / 245
- 🌸 睡莲在园林中应用历史及发展前景 / 248
- ◆ 参考文献 / 260
- ◆ 后记 / 264

小记：按我国史学权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本）对中国古代史划分，上古和中古是以秦皇朝为界，先秦史即是上古史；中古指满清皇朝1840年以前，直至秦皇朝。当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在这里，暂且以《中国通史》为准。荷花在上古时代的应用，史籍中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直至近现代考古学家对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贾湖文化、跨湖桥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发掘的有关荷花化石才得以证实。公元前6000多年，当时的先民以稻谷为主要粮食外，还得从事以莲实、莲藕、菱角和芡实作为补充食物的采集活动，这说明荷花早在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就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同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上还出土了具荷花形状的陶器工艺品，这些出土文物足以阐明荷文化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应用的萌芽。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辗转到公元前2070年至1046年的夏商王朝，尤其是公元前1300年的盘庚迁都于殷（今安阳）后的270多年间，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武丁便达到了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国家繁荣，生活富足，社会稳定，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们就会有条件创造“园”、“圃”之类的园林来丰富文化生活。因而，园圃或沼泽中种植（或野生）荷花作为观赏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早期“园”、“圃”园林的雏形，也符合了我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曾对殷商时期建筑状况的推测。到殷商，就出现了文字；有了文字，就记载着时代发生的变化。在周代791年时间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载有：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以及屈原《楚辞》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等，记述了荷花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应用。还有战国时期的吴国夫差在灵岩山上筑“玩花池”植荷供宠妃西施欣赏，这是我国最早人工建造的荷花池。从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发掘的独木舟，以及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可探究中国的采莲出现在殷商时期或更早。因而，我们有充足的事实，阐明荷文化在上古世纪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中古世纪是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和发展的繁盛期，从秦皇到满清约两千多年，荷文化在园林中应用发生过两次大的应用高潮。一是魏晋南北朝，统称六朝。六朝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历经300多年的营造和发展，则形成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佛家园林三种类型。纵观荷文化在六朝园林中的应用和发展，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六朝人，用筑造方寸之园，种荷植竹，吟诗作赋，谈玄论道，把酒言欢，借以精神之寄托。荷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清朝“康乾时代”。清王朝定都北京，逐渐兴起了皇家园林的建设高潮，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康熙和乾隆爷孙二人多次南巡体察民情，同时对景色秀丽的江南园林也大加赞赏。因而，按照帝王的需求，在继承其皇家园林的特点上，大量地吸取江南园林的艺术精华。如以荷命名的景点就有“曲院风荷”、“藕香榭”、“濂溪乐处”、“曲水荷香”、“香远益清”、“观莲所”等，此外，还有“双湖夹镜”、“长虹饮练”、“芳渚临流”、“澄波叠翠”、“澄泉绕石”等景点，也均红莲遍植，碧盖浮波，暑风徐来，清香扑鼻；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因而，康熙、乾隆在弘扬荷文化的基础上，且进一步使其得到了发展和创新。

新石器时代荷花的应用

引 子

荷花是地球上最早发生的被子植物种属之一，在华夏大地广为分布，很早就被我们的祖先所食用^[1]，我国著名荷花专家王其超和张行言教授所著《荷花》、《中国荷花品种图志》、《中国荷花品种图志·续志》对古代荷花的应用作了较详细地论述^[2]。而荷花的应用究竟始于何时？历代史书未见确切的记载，故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就新石器时代荷花的生长环境及应用状况，在王其超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展开深入的探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石器时代属石器时代的后期（距今约从1.8万年至4000多年），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3]。根据考古研究表明，荷花被先民所认识，是先由了解其生长环境，到采摘莲实及掘藕；后逐渐引种栽培到生活上应用的过程。因而，笔者循此逻辑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新石器时代荷花所生长的气候环境

据古植物学研究证明，在距今一亿三千五百万年以前，在北半球的许多水域都有莲属植物的分布。由于漫长的地球演变史，尤其是后冰期来临，使得莲属植物在一些水域消失，而在另一些水域则幸存下来。其原因在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所致，主要由原来的全球温暖变为寒冷，而原来的一年平衡温度，又变为气温有明显差别的四季变化。

根据周昆叔《环境考古》引孙湘君等研究河姆渡遗址的花粉后指出^[4]：“孢粉谱中大叶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香蒲(*Typha latifolia*)、黑三棱(*Sparganium*)、莲(*Nelumbo*)、菱(*Trapa natans*)等水生植物花粉，说明遗址周围水域广阔。”又据王心喜研究良渚文化遗址表明^[5]，将良渚文化时期分为五个阶段，其生态环境基本特征为：第一阶段（距今5300~4900年）的气候温暖，气温较今低，湖沼较多。水生植物不多见，主要有香蒲属和眼子

[1] 王其超，张行言. 中国荷花品种图志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2] 王其超，张行言. 荷花 [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

[3] 张朋川. 黄土上下 [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4] 周昆叔. 环境考古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 王心喜. 论生态环境对良渚文化兴衰的影响. 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 良渚文化探秘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菜属等；第二阶段（距今4 900~4 700年）的气候温暖湿润，与第一阶段相仿，湖沼交错，水域面积大。但水生植物不多见，主要有香蒲属、眼子菜属和狐尾藻属等；第三阶段（距今4 700~4 500年）前期气候温暖湿润，气温较今略高，后期逐渐变凉，水域缩减，地势抬高，平原扩大。水生植物不多见，主要有香蒲属、眼子菜属和狐尾藻属等，且前期多，后期减少，说明水域也逐渐缩小；第四阶段（距今4 500~4 300年）气候凉爽，温度较第三阶段低，水域不多。水生植物很少，主要有香蒲属，说明水域不多；第五阶段（距今4 300~4 000年）气候凉爽而干燥，气温较今低，并发生海水侵入。水生植物前期仅香蒲一种，后期绝迹。而郭青岭报导^[1]，良渚文化遗址古孢粉植物群研究和古植物学显示，到良渚文化的晚期，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气候有向凉、干转变的趋势，此时的年平均气温为12.98~13.36℃，比今低2.2~2.7℃，年平均降水量为1 100~1 264mm，比今少140~300mm。这种凉干气候对农作物生长有着破坏性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荷花等水生植物的繁衍。郭青岭又在《良渚文化人地环境因素初探》一文中所述^[2]：“良渚文化早中期，遗址区域的气候条件对良渚古人显然是有利的。良渚文化第二期前后气候环境温暖湿润，十分适宜良渚古人的生活和耕作。”同样，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也适合当时荷花等水生植物的生长和繁衍。



图1 黑龙江省虎林市月牙湖的野生莲（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薛建华教授提供）

[1] 郭青岭. 良渚文化人地环境因素初探. 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 良渚文化探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 同上.

又据段宏振对白洋淀地区史前环境研究^[1]：“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地质历史进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冰后期，使得人类可以走出洞穴，来到白洋淀地区这样低平的水草肥美的平原地带生活。”至今，我国黑龙江地区许多大小湖泊及湿沼仍有野生荷花的分布（图1）。

综上，考古专家对良渚文化时期前后的气候环境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气候环境温暖湿润，有利于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荷花等水生植物的繁衍；而后期则气温偏低且凉干，湖泊沼泽范围缩小，同样荷花等水生植物的数量也相应的减少。笔者认为，荷花等水生植物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应与当时频繁发生的洪水有关，年年发生的洪水常使荷花遭受灭顶之灾。

二、新石器时代荷花的应用

荷花应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具有食用、药用、工艺装饰及园林观赏等多种功能；但远古时代的先民对荷花的认识与应用，是先逐步认识了解其特性，后才采摘食用，再观赏之用，这也合乎人类认识自然的辩证逻辑。

位于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其中，在第4层及第3层孢粉带中，就发现有菱角、芡实遗物和荷花花粉化石，说明当时先民以稻谷为主要粮食外，还从事一定的采集活动，以莲实、莲藕、菱角和芡实作为补充食物（图2，图3，图4）。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技术测定，河姆渡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2]；而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在其房基遗址F₂室台面上发现两颗碳化莲子，经C₁₄测定，距今5000年^[3]。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舞渡镇同一时期的“贾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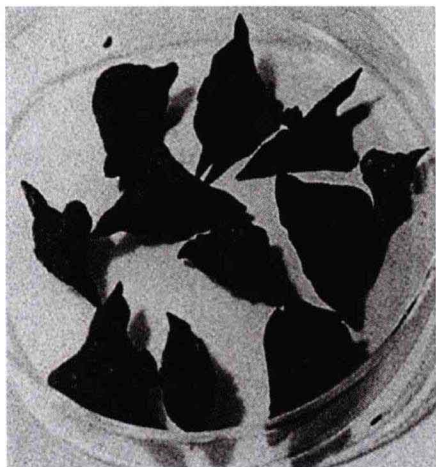


图2 菱角遗物



图3 荷花花粉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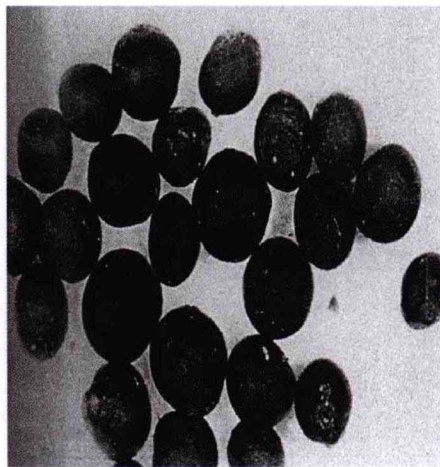


图4 芡实遗物

[1] 段宏振. 白洋淀地区史前环境考古初步研究. 华夏考古. 2008(1): 39~47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3] 后晓荣, 王涛. 科学发现历史——科技考古的故事[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文化遗址”中^[1]，“随处可见大量的鱼骨、蚌类、龟鳖、扬子鳄、丹顶鹤，以及菱角、水蕨、莲蓬等水生、沼生动植物遗骸，说明当时这里有丰富的水热带资源。”笔者分析认为，从南北各地发掘的考古文物表明，食用莲应始于新石器早中期。其缘由，新石器早中期的气候环境温暖湿润，有利于人类活动，这从研究仰韶文化、贾湖文化、河姆渡文化及良渚文化遗址的史料中可得到证实。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良渚文化遗址上发掘出独木舟，舟长约3.5米，直径约0.7米，舟形两头微翘，头部是梭形，尾部断平。独木舟为良渚古人在太湖采莲摘菱活动，也提供了有力地依据^[2]。

三、荷花在工艺品造型中的应用

陶器工艺发展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荷花形状常是陶器工艺造型中的主要素材，这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发掘的有关文物已证实。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下册》记载^[3]，在河姆渡文物遗址中出土的第一期文化陶平底盘（C型III式T224、C型IV式T221）和第二期文化陶器盖（A型II式T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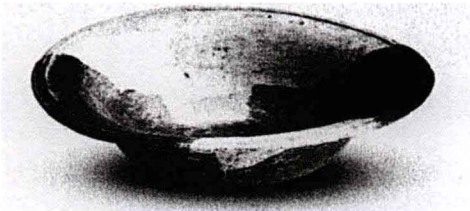


图5 陶器平底（荷叶）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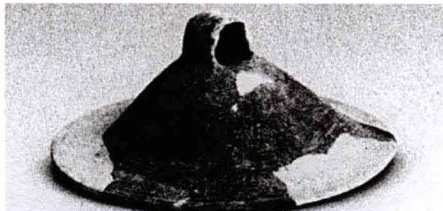


图6 陶器（荷叶）盖

T25），距今6 000年，其形状均仿荷叶所制；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高24cm的白陶封口鬲，其封口处有形象逼真的莲蓬状透气筛眼，距今7 000~6 000年，以及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莲纹装饰的陶片，距今6 000年（图5，图6）。王其超教授为此作了客观的描述^[4]：“倘若当时制陶艺人不曾见过莲蓬，摘食过莲实（或荷叶），对荷花审美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决不可能凭空臆造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在生活中最经常使用的日用器物，是各类陶器。古人按自己的设想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貌去造型，这就为原始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得以抒发的载体，培育了原始的审美情趣^[5]。

按考古资料研究表明，荷花在新石器时代已得到广泛地应用。首先，从河姆渡和良渚等文化遗址发掘的菱、莲、芡实遗骸及独木舟分析，江南一带的原始先民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粮食，同时，在湖沼边沿（或驾舟）采摘菱、莲、芡实作为补充食物；其二，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利于荷花、菱等水生植物的生长发育；其三，从新石器时期以荷叶（莲蓬）造型制作的各类陶器进行分析，也能证实当时荷花应用的状况。这为我们今后研究荷花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后晓荣，王涛. 科学发现历史——科技考古的故事[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 郭青岭. 良渚文化人地环境因素初探. 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 良渚文化探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 王其超，张行言. 中国古代装饰工艺领域的荷文化，王其超主编，灿烂的荷文化.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5] 杨泓等. 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